

最近再次翻阅 1935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里面收有一篇叶圣陶先生所写的剧本《恳亲会》。这个作品写于 1921 年，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1921 年 7 月 10 日），但并没有收入《叶圣陶文集》，所以很少有人提及它。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虽然他不是专门写剧本的，然而他与戏剧也有着难解难分的情缘。他从小生长在苏州，受到评弹、昆曲的熏陶，一度甚至想去当演员。1917 年初，叶圣陶到江苏吴县用直镇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创作了 20 篇左右的白话小说，同时热心组织了校园的戏剧活动。

当时学校的女子部楼，楼上是教室，楼下是礼堂，在叶圣陶的建议下，建造了戏台。叶圣陶曾经把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等改编成话剧，亲自指导学生们排练演出，有时自己也粉墨登场，他曾扮演过汉乐老师的角色。除此以外，他还把《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当时学校每周开一次同乐会，期中与期末各开一次恳亲会。恳亲会很为隆重，学校把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菜蔬都陈列出来，请家长来校观览，还请家长观看学生的戏剧演出。每逢学校恳亲会演戏，镇上的男女老少也都会来看，比在乡下看草台班演戏时还要热闹。叶圣陶的剧本《恳亲会》，就是以此为题材的。

《恳亲会》是个独幕剧，写的是发生在一个村镇小学的故事。剧中写到的农园，北边沿河，园中有两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这环境酷似用直“五高”的校园，再加上剧本写的创办农场、开恳亲会



▲发表叶圣陶《恳亲会》的《小说月报》封面



■沈鸿鑫

等，都是“五高”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因此这个剧本的生活来源及环境背景都与用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写作及发表的年份看，1921 年叶圣陶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曾往返于用直、苏州、上海之间，1921 年暑假才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所以这个作品可能在用直所写；也可能是他离开用直到上海不久时所写。

这个戏登场的人物只有五个：小学校长、园艺家、两位教师、一位家长。这个小学为了培养学生农作的能力，同时美化校园环境，准备在校内创办一个农场。但是，许多家长只要学生学点实用的知识，而不希望学农作，再加上开辟农园需要迁移一些人家在这块学校余地上的坟墓，所以遭到了反对，有的家长还为此让学生

转学了。小报《乡报》因为前番敲竹杠被学校回绝，也乘机报复，在报上撰文攻击，说是教师为了享乐，让小农奴受役。在学校内部，教师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师生自己勤劳耕作，享受劳动的快乐；有的主张包给农民来承种，学生只做个旁观的玩赏者。戏开场开在恳亲会举行之前，校长黄隶青与园艺家邵柳村商量农园的规划，与教师一起等待家长前来，准备把计划向家长报告、解释，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可是等了很久，只有开布店的朱先生赴会，其他一个也没来。这使他们非常失望，但是他们想到转学的学生不过八九个，留在校中的还有 200 多，有的学生对农园十分热心，而眼前也还有支持他们的家长，如朱先生。故而，他们决心更加努力工

作，使学校成为一块大磁石，把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吸引过来，和他们一起奋斗。剧本篇幅虽然不长，但刻画的几个人物，如正直、真诚、果敢的校长黄隶青，热情而有理想的园艺家邵柳村，年轻、热情的女教师毕宜，情绪有些消极的男教师秦佩瑜，以及出席恳亲会的唯一的家长朱先生，个个性格鲜明、呼之欲出。

《恳亲会》讴歌了改革者的热忱，描写了恶势力的反对，深刻地说明了在旧社会，即使是一些微小的改革，也会遭遇各种阻力，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叶圣陶写作此剧的时间，正是他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的前后。文学研究会成立于 1921 年 1 月 4 日，他们在《小说月报》和《新青年》发表宣言“我们相信文学是

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明确地提出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上世纪 20 年代初叶圣陶的创作，无论小说还是剧本，无不坚持文学研究会的这一主旨，农民、教师等中下层人民是他作品的中心。他的作品反映社会的现实，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问题，体现出了鲜明的民主主义的倾向。茅盾曾说：“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灰色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剧本《恳亲会》就是如此，作者通过对小学教师灰色生活的描写以及他们主观理想的抒发，揭露了陈腐可笑、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921 年叶圣陶还参与茅盾、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组织的民众戏剧社的活动。民众戏剧社出版了一本名叫《戏剧》的月刊，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叶圣陶写了一个三幕剧《艺术的生活》，发表于《戏剧》第一卷第五号（1921 年 9 月 30 日）。他还和何明斋合作写过童话歌剧《蜜蜂》《风浪》等。他的《恳亲会》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1935 年 7 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著名戏剧家洪深在该书的“导言”中说：“叶绍钧的《展览会》，我最近复读了一遍，仍然能使得我感动；也许我们都受过封建的顽固的成见底冷落与打击罢——在现代的中国，我们常常得和人家打着架，去贡献给他们一点好东西的！这个剧本中几个教员，写得真是太热诚太真实了。”这里洪深可能笔误，把《恳亲会》写成了《展览会》，因为在叶圣陶的作品目录里并未发现有《展览会》这一篇目；再者，在刊载“导言”的这本戏剧集里登载的也是《恳亲会》。

从过云楼顾家《可自怡斋试帖》说起

■王 道

“可自怡斋”是苏州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的斋号，作为个人会客和休闲的场所，在顾家宅园中颇有名气。从《怡园志》可知，这个地方就在怡园的藕香榭，顾文彬六孙顾鹤逸后来曾题写匾额悬置于此。

《可自怡斋试帖》这本书在顾文彬的日记和书信里曾多次出现过，应该说，顾文彬对这本小书非常重视，毕竟它事关后代参加科考事宜。为此顾文彬特请顾家好友、晚清名家冯桂芬作序，同时也请俞樾把关并作序，还让三子顾承去约请时任江苏巡抚、书画家张之万作序（但在实际版本上未见此序），此后又多次催问进展，一再调整内容和版式。

前些年在拍卖场上看到此类书有拍卖，名为《可自怡斋试帖诗注释》，署名“元和顾文彬子山”，线装、竹纸、刻印精美，拍价并不算太贵。在苏州图书馆藏有两套此书，木夹护板，上下卷，品相大好。两书内容相同，但有初刻和后刻之区别，而且冯桂芬和俞樾的序言也是各有先后，不知顾家这本小书是否也曾有过再版或修订版？

这类科举时代的参考书曾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被摒弃，如今回头去看，倒不失为一种文学历史的见证，毕竟这类诗文也成就了一批人才。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

沈黎女士的话说，试帖诗中引经据典的地方还是值得借鉴的。

我收的这本名为《可自怡斋试帖辑注》，线装、毛太纸、黑口，纸张略粗糙，且脆薄透明，可见当时对此书只重视内容，不太重视品质。此书虽署名“元和顾文彬子山”，内文却又注明“甘泉王禄书砚耘注释，仪征严玉辉楹初 仪征张宝恩石生仪征张兆兰畹九 校字”。这几位署名者都是一时的人才，扬州人王禄书即同治壬戌科举人。经过与苏州图书馆所藏的版本对照发现，我收的这本书应该是对原书两卷的再编注，原诗的量整体少了，但注释内容更细了，只是有几首诗在原书中未能发现。

冯桂芬在书前作序称：

试帖之作，始自唐以来，至今时而极盛。形廷授简，以迄春秋闱，学使试生童，靡不用之。工之者，鸿律蟠采，如龙如虬，蔚然承平雅颂，可谓伟矣。其弊也，鞞悦之绣，繁采寡情，味之生厌。吾友顾子山比部君深于制艺，郡人罕其匹。诗宗温、李，词学姜、张，并有功力。兹出其七言题试帖若干首见示，托思于言表，潜神于旨里，引情于趣外。骨采既圆，风辞复峻，拾其佳句，辄似唐、宋五律中名句于试帖，或近变体，

于诗教要为正宗，以之追步三唐，探源汉魏，夫何远之有？

从中可知，冯桂芬对于试帖诗也认为是“利弊共存”。

同治十三年腊月，俞樾作序说：

元和顾子山观察工为试帖诗，所著《可自怡斋试帖》，冯林一前辈曾为序而行之。其字句之工稳，意思之深秀，无剗刻之迹，无襞积之痕。题意自轩豁呈露，而又首尾浑成，八十字如牟尼一串，信乎于此道三折肱者。然其原本无注，读者犹以为憾。比年来，君奉命观察甬东，政通人和，居多暇日，乃出旧稿与其友人许君颖叔、石君叔平、沈君纫斋细加笺释。一字一句征引所出，使人诵读其诗观其注无不迎刃而解。虽截金雕玉之辞，曳绣裁霞之作，亦如白太傅诗老妪领悟矣，岂非艺林一快事哉！余既叹君诗律之细，又服君腹笥之饶，杜诗韩笔，无一字无来历，俾腹俭如余者，不至以南华未读掩卷而沉吟，君之贻我多矣，因劝刻此诗并刻此注。

由此序可知，冯桂芬为此书作序应该排在前面。同时可知，顾文彬诗集经多人笺注，且都是一时名士，如许颖叔即吴中许鶚，别号瓢隐居士，居苏州葑门，工诗书，著有《石湖棹歌百首》流传，因此书中注释

更是值得品读。

在原书的最后注明“孙麟绍谨校”。考麟绍为顾文彬第四孙，师从冯桂芬的吴中名士王颂蔚在《皇清诰授荣禄大夫一品封典赏戴花翎布政使銜浙江宁绍台道顾公墓志铭并序》中称麟绍为“妹夫”，并介绍麟绍为“附贡生，五品衔分省补用盐大使”。我曾在拍卖会的一个扇面上看到过他的题字，端庄精雅，工整之至，可见平时用功不少。一本小书，从祖父顾文彬创作到三子顾承主持刻印，再到孙辈进行校对，并友人共同参与，其中蕴含着多少人的辛劳。

写此文时正好读到民国藏书家周越然的文章提及吴云的家训，吴云曾做过苏州知府，后定居在苏州听枫园养老兼事收藏，与过云楼顾家是姻亲，也是世交。吴云在家书中多次提及让子弟们读考卷、读试帖：“七儿览：吾今日午刻到署……福绥旷课过久，我临行嘱其补课做辍。课文并试帖诗，望随时寄来为盼。”周越然在文后做按语：“署，想是苏州府署。试帖诗，五言六韵或八韵，专为考试之用。”由此我不禁联想，吴云与顾文彬两家是否也会相互交流试帖诗的编辑心得和相关内容？